

韓漢音的分期與中古到現代的演變

嚴翼相 [Ik-sang Eom]

漢陽大學 / Hanyang University

「韓漢音」是漢字的韓語讀音。本文首先探討韓漢音的分期、層次、母胎方言和其時期問題。本文提出將韓漢音分成古代、中古、近代和現代四個時期的依據。為了有效地比較韓漢音與韓語和漢語，本文還建議將古代韓語以七世紀為基準劃分為早期古代韓語和晚期古代韓語。本文還介紹韓漢音層次和母胎方言問題。韓漢音以漢語中古音為基準層次可分為比它早的層次和比它晚的層次。韓漢音母胎方言是七、八世紀漢語中古音。本文還重點分析從中古韓漢音到現代韓漢音音系的主要演變過程。在上古韓漢音時期還沒有完全確立音位地位的送氣音、輔音韻尾、聲調等語音特徵在中古韓漢音時期逐漸定型。中古韓漢音還保持七、八世紀中古漢語四等、重紐等音韻特點。到十六世紀末中古韓漢音的聲調完全消失。十七世紀初是中古和近代韓漢音的轉捩點。在十八、十九世紀韓漢音大量發生齒齶音顎化。近代韓漢音的顎化現象與近代漢語顎化走的是不同路線，因此可知它是韓語內部變化。在二十世紀現代韓漢音，部分母音消失，而且部分二合母音變成單母音。現代韓漢音比過去略有簡化。

關鍵詞：韓漢音分期，韓漢音層次，母胎方言，中古韓漢音，近代韓漢音，現代韓漢音

1. 序言

「韓漢音」是「韓國漢字音」的簡稱，也就是漢字韓語讀音的總稱。「韓漢音」的概念像「漢語」一樣從通時和共時視角都可以使用。例如，古代韓漢音、中古東南韓漢音、現代韓漢音等等。本文主要探討中古、近代和現代韓漢音的音韻特徵、演變過程、相關論點以及主要研究成果。為了增進對於韓漢音的理解，本文首先簡單討論韓漢音的分期、層次和母胎方言的問題。有關漢字傳入古代韓國時期和古代韓漢音的音韻特徵可以參考嚴翼相(2022)。

2. 分期、層次和母胎方言

2.1 分期問題

為了探討韓漢音的分期，首先要討論清楚韓語史和漢語史的分期。對於韓語史的分期學術界多少有定論，而韓漢音的分期有不同的說法。根據李基文的說法，韓語史一般分古代、中世、近代和現代等四段時期。中世可以分早晚兩期。韓漢音也分古代、中世、近代、現代四個時期。但古代韓漢音下限時點和古代韓語下限不一致。因此比較古代韓漢音和古代韓語時容易引起混淆。上古漢語的下限時點與古代韓語和古代韓漢音的下限完全不同。古代韓語和韓漢音時期不但和上古漢語而且和中古漢語重合。語言史的分期不簡單，會有不同看法。本文提出如下分期。為了更符合漢語史的用語，下表將韓國學術界慣用的「中世」改為「中古」。

(1)

	至西元後 2 世紀	3-7 世紀	7-10 世紀	10-14 世紀	14-16 世紀	17-19 世紀	20-21 世紀
漢語	上古漢語	中古漢語		近代漢語			現代漢語
韓語	早期古代韓語		晚期 古代韓語	早期 中古韓語	晚期 中古韓語	近代 韓語	現代 韓語
韓漢音	古代韓漢音		中古韓漢音			近代 韓漢音	現代 韓漢音

對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的下限學界有爭論。有的學者認為先秦時代才算上古漢語。鄭張尚芳(2003)還包括魏朝。眾多學者一般支持漢朝以前的漢語看成上古漢語的說法。本文根據何大安(1987)的研究，考慮到古代漢語的音節結構到後漢末期沒有發生很大變化，將上古漢語的下限視為西元後二世紀後漢末期。中古漢語的下限也有不同看法。董同龢(1968)、王力(1987[1985])等認為宋朝漢語屬於中古音，但蒲立本(Pulleyblank 1984)、羅傑瑞(Norman 1988)、林燾、耿振生(2004)等認為屬於近代音。漢語史的分期問題不是本文的主要主題，因此不在此文仔細討論。

目前的學術界對於韓語史的分期沒有很多爭論。但古代韓語指的時期包含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比較韓、漢語言時往往引起混淆。韓語史界說「古代韓語」時往往指統一新羅時代的鄉歌、吏讀等文獻資料所反映的語言。最近發掘的木簡最早的還是六世紀的資料。更早的古朝鮮和三國時期的高句麗、百濟、新羅語言當然也屬於古代韓語。但由資料限制，目前國內外學術界一般將十世紀以前的韓語都看成古代韓語。結果古代韓語所指的時長包括起碼一千幾百年的漫長時間。統一前後總共有將近一千年的歷史。很難想像一種語言在一千幾百年當中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雖然如此，在缺乏能夠構擬早期古代韓語的資料的情況之下，將古代韓語不分前後兩期是可以理解的。

但像金武林(2022)以十世紀看成古代韓漢音的下限是不太合理的。很多研究都認為現代韓漢音的音系基本上根據於中古韓漢音，中古韓漢音的音系基本上基於7-8世紀的中古漢語。具體的討論將請看下節。因此中古韓漢音最合理的上限應該是7世紀統一新羅初期。《三國史記》地理志等古代韓漢音標音文獻顯示高句麗、百濟、新羅語言存在差異(俞昌均1991)，因此將7世紀以前的韓漢音看成古代韓漢音是有道理的。韓漢音的音系不可能脫離韓語的音系定型。假如上古漢語的有些語音特徵在古代韓語不存在的話，很難想像古代韓漢音反而有那些上古漢語的特徵。嚴翼相(Eom 1991; 1994)曾經指出古代韓語和韓漢音缺少濁阻塞音、送氣音、聲調。最近他(Eom 2019)還指出古代韓語和韓漢音缺少輔音韻尾。上古和中古漢語存在的濁阻塞音從古到今在韓語和韓漢音中一直沒有確立音位地位。送氣音和輔音韻尾到晚期古代韓語時期慢慢形成。因此本文建議將約一千幾百年的古代韓語以668年新羅統一時點為基準分早晚兩期，如同上表(1)。古代韓語和韓漢音的音韻特徵和音變已經另文(嚴翼相2022; Eom Forthcoming)仔細探討，在此不再贅述。

大概7世紀以後韓漢音的音系變得更完整。例如，塞擦音、送氣音聲母、輔音韻尾、聲調等上古和中古漢語的特徵都在韓漢音中確立音位地位(Eom Forthcoming)。韓語的聲調什麼時候出現至今尚未清楚。現在能確定的是早期古代韓漢音時還沒有區分漢語聲調(Eom Forthcoming)，在15世紀文獻上標記的聲調到了16世紀末中古韓語完全消失(李基文1998)。現在只能估計韓語聲調晚期古代韓語時期以後才開始慢慢形成。因此從中古韓漢音到近代韓漢音最大變化是由有聲調語言變到無聲調語言。這段時期另一個很明顯的變化是大量發生的

顎化現象(Eom 2003)。舌音知系三等字雖然從15世紀開始發生顎化，但大部分知系二、三等字等到18世紀才變。大部分端系一、四等字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都發生了變化。下列資料是嚴翼相(2015)、Eom (2003)調查的中古漢語舌音在現代韓漢音裡變成塞擦音的比率。

(2)	$t \sim t^h$ -	$ts \sim ts^h$ -
知系二等字	26 (70.3%)	11 (29.7%)
知系三等字	7 (4.0%)	170 (96.0%)
端系一等字	318 (98.5%)	5 (1.5%)
端系四等字	6 (4.3%)	133 (95.7%)

要注意的是近代漢語端系一、四等字不變而知系二、三等漢字才參與顎化過程，但近代韓漢音的顎化主要在知系三等字和端系四等字發生，而大部分的端系一等字和知系二等字不變。因此嚴翼相(2015)、Eom (2003)主張近代韓漢音的顎化與近代漢語的顎化沒有直接關係，只是韓語和韓漢音內部變化。

近代韓語後低母音 Λ 已經開始變 a 或 i 等其他母音。雖然如此，近代韓漢音的文獻中仍然存在的後低母音 Λ 的標音到了現代韓漢音完全消失。從近代韓漢音到現代韓漢音最大語音變化是部分二合母音的單母音化。例如， ei 、 ai 等的部分二合母音變成單母音。目前 ii 也正處在逐漸變成單母音的過程中。現代韓漢音也受到這些音變影響。根據以上討論的主要音韻變化，韓漢音可以作如下分期：

(3) 韓漢音分期及其根據

分期	期間	朝代	主要音韻變化
古代	7世紀以前	古朝鮮、高句麗、百濟、新羅	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的不同漢字音並存。缺乏濁阻塞音、塞擦音、送氣音、輔音韻尾、聲調等等。
中古	7-16世紀	統一新羅、高麗、朝鮮初期	出現送氣音、等的區分、輔音韻尾、聲調等特徵，韓漢音以7-8世紀漢語中古音和新羅音為基礎定型。
近代	17-19世紀	朝鮮中、後期	聲調消失，發生顎化
現代	20世紀以後	韓國	後低母音標音消失、部分二合母音單母音化

2.2 層次問題

現代韓漢音自衛滿朝鮮（西元前194/180年—前108年）至今，經過起碼兩千兩百年以上的時間才形成。雖然過了很長時間，韓漢音自中古時期以來一直保持一字一音的原則，結果發展為內部比較一致的音讀系統。日本漢字音就不同。日漢音可以分兩種讀法：訓讀和音讀。例如，「每日新聞」的讀法是Mainitsi simbun，而「朝日新聞」的讀法是Asahi simbun。「每日」是音讀，「朝日」是訓讀。音讀還混用不同層次的讀音，如吳音、漢音、唐音、宋音。這些不同音系代表了日本漢字音接受不同時期中國音的層次。因此一個漢字理論上可以有幾種讀法，這導致日本漢字的讀法比較複雜。相對來說，韓漢音的讀法簡單得多，基本上一字一音。古代韓漢音的訓讀傳統早已消失，只傳下音讀方法。古代韓國當然也接受不同時期的漢語音系，但他們比較關注按照中國當地標準音來對讀音進行規範。韓、日的這些不同很可能與地理、文化、政權形態有關。韓半島毗鄰中國大陸，長期處在強力的中央政府的影響之下，比較容易形成單一文化。日本島隔海與中國相望，很長時間地方政權的勢力比中央政府強，地方文化尤其發達。

那麼韓漢音只有一個層次嗎？現在大部分學者認同韓漢音與漢語中古音最接近。這種說法說不定不承認韓漢音存在不同層次。河野六郎(1968)曾經提出有四個層次：a、b、c、d層。其中反映漢語中古音的為b層，與近代漢語有關的為d層。比b層早的為a層，比b層晚而比d層早的為c層。他主張韓漢音的主流層次是b層，對應於八世紀慧琳《一切經音義》代表的唐代長安音。申雅莎(2006)將c、d層合併為一層，總共分成三個層次。其中主流是b層。張維佳(2008)認為韓漢音主要有上古、中古和近古三個層次，基本層次是漢語中古音，主要是前中古音。申祐先(2015; 2017: 302–308)將韻母按主要朝代分5–6個層次，而將聲母分上古、中古、近代三個層次。但伊藤智ゆき(2007)、錢有用(Qian 2015; 2018)基本上採用與河野一樣四個層次的觀點。譬如，錢有用(Qian 2018: 202, 211)認為韓漢音的主流是屬於第二層次的七、八世紀唐代長安音。第一層次與中國上古音對應，例如「巾」[kən]、「學」[hak]。第三層次對應於宋代中古漢語，例如止攝支韻「紫」字、脂韻「姊」字、之韻「子」字的讀音[tsʌ]。第四層次與近代漢語對應，例如《四聲通解》、《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記載的「驟」[lo]、「刷」[soa]、「蒜」[suen]等。¹

但盧慧靜(2014)否定韓漢音多層次說，而主張韓漢音只有單一的層次。不過她也不否定韓漢音除了唐代中古音的特徵以外，還有一些中古以前和以後的語音特徵，但她認為這些非主流讀音的數量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層次。韓漢音的特殊讀音不多，難以有效區分出像日吳音或日漢音等層次，盧慧靜的說法也許更有道理。但將現代韓漢音保留的少數非中古音的讀音看成獨立的層次還是少數例外，要看如何定義層次。雖然數量少，假如重視韓漢音裡少數上古音和近代音的特徵，可以說有不同層次。假如將那些非中古音特徵看成少數例外，也

1. 錢有用的第四層韓漢音算是廣義的韓漢音。《老乞大》、《朴通事》等漢語教材用韓文標記的語音應該是當時近代漢語的標音，與規範的韓漢音不同。錢有用對韓漢音破音字的看法與嚴翼相不同。嚴翼相(Eom 1999)認為破音字的主要成因是借音時間（及地域）的差異，而錢有用(Qian 2018: 224)認為是感知或標記方法的差異。上古韓漢音一字多音現象的可能性較大，但中古時期開始韓漢音經過多次規範化過程，不太可能保留下士大夫的不同標記法。朝鮮初期世宗已經發覺當時韓漢音與中國韻書規定的標準音偏差很大，因此他創制訓民正音努力標記漢字的標準音。朝鮮時代一直保持這種一字一音的原則，韓漢音裡破音字特別少。日本沒有經歷這種過程，所以維持著一字多音的傳統。日本漢字音一字多音現象並不是標音人感知不同造成的，而是借音時期不同的結果。因此韓漢音保留至今的破音字應該是由於借音時期不同。

可以說韓漢音沒有像日本漢字音裡吳音和漢音等不同層次。更重要的是，韓漢音是一種活的語言，而並非化石。無論是八世紀韓漢音形成以前的一千多年，還是形成之後的一千兩百多年，韓語和漢語一直存在語言接觸。²

2.3 母胎方言和時期

過去研究韓漢音的學者大部分致力於推定韓漢音的形成時期和母胎方言。最近的學者也不例外。高本漢(Karlgren 1926)曾指出，韓漢音是基於西元 600年的中國北方音。雖然高本漢為構擬漢語中古音很重視韓漢音，但他的看法並不是專門研究韓漢音的結果，其研究的目標不在研究韓漢音而在構擬漢語古音。專門研究韓漢音的最有代表性的學者大概是河野六郎(1968)和朴炳采(1971)。³河野六郎(1968)根據中古韓漢音資料，主張韓漢音主流層與慧琳《一切經音義》(788–810)所代表的八世紀長安音最接近。他的根據如下：

- (4) a. 一、二等韻重韻各自合流
- b. 四等韻與三等甲類合流
- c. 元、嚴、廢韻三等與三等乙類合流
- d. 止攝全韻合流
- e. 侯、尤韻明母字與模韻合流
- f. 尤韻唇音（明母除外）與虞韻合流
- g. 東韻三等與鐘韻分立

朴炳采(1971)根據如下特徵，主張韓漢音與陸法言《切韻》(601)系統最接近。

- (5) a. 蟹攝一、二等重韻分立（慧琳《音義》不分而合流）
- b. 唇音一、二等合口變開口
- c. 保留重紐的區別

2. 嚴翼相(Eom 2015)介紹了韓漢語言接觸長達2200年的歷史（文章收入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請參看。姜信沆(2017: 423)不同意此種看法，主張漢字讀音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傳授儒教和佛教的過程傳入韓半島並固定下來，否定此後受外部影響發生變化。

3. 關於日本學者對韓漢音的研究，請參看李無未(2004)。

- d. 梗攝耕韻、庚韻二等與曾攝登韻不合流
- e. 其他一些上古音痕跡

伊藤智ゆき(2007:261–262)指出，朴炳采的幾個根據不是僅《切韻》才有的獨特特徵，傾向於接受河野六郎的八世紀長安音說。她(2007:267)認為韓漢音雖然有一些比慧琳《音義》早或晚的特徵，但可能性最大的母胎方言是唐代長安音。除了伊藤智ゆき以外，最近申雅莎(2006)、陳文備(2009)、盧慧靜(2014)、申祐先(2015; 2017)、錢有用(Qian 2015; 2018)等學者都集中研究了韓漢音的時期問題。伊藤智ゆき、申雅莎、申祐先等的文獻研究基本上支持八世紀慧琳《一切經音義》說。陳文備(2009)認為韓漢音主體傳入的年代應為唐代某一時期，具體來說可能是中唐。⁴盧慧靜(2014)用計量方法得出的結論稍有不同。她的結論是比玄應(約650)《一切經音義》晚，但比慧琳《一切經音義》早。錢有用(Qian 2018)通過文獻音韻特徵分析的結果也是玄應和慧琳之間的長安音。錢有用(Qian 2018:209–210)從《訓蒙字會》、《千字文》、《新增類合》等中古韓漢音資料歸納出下列十二條音韻變化特徵：

(6)

1	聲母	幫、非母不分
2		雲、匣母分立
3		知組未舌擦音或擦音化(知、端母不分)
4		禪、船母不分
5–10	韻母	哈泰、魚虞、真殷、質迄、東鐘、屋燭韻重韻分立
11		四等字有-j-介音
12		保留中古入聲韻-p, -t, -k 韻尾對立

錢有用(Qian 2018:210–211)考察了上列聲母、韻母在《切韻》(601)、玄應《一切經音義》(約650)、《晉書音義》(747)、慧琳《一切經音義》(788–810)、《聲音唱和圖》(約1050)、《切韻指掌圖》(12世紀)等中古漢語文獻的表現。他比較的結果顯示，韓漢音與玄應《一切經音義》最接近，12條中只有第二、第四條兩項不一致，其他完

4. 陳文備(2009)基於語音、歷史、地理位置等因素，推測韓漢音主體來源可能是中原方音區的幽燕一帶。他的這一主張和一般認為韓漢音主體借自長安方言不同。

全一樣。有趣的是，慧琳《一切經音義》第二、第四條的表現恰恰與韓漢音一致，區分雲、匣母，不區分禪、船母。玄應《一切經音義》和慧琳《一切經音義》相距大概一百幾十年，反映的都是唐代(618-907)長安音。錢有用(Qian 2018)根據上述調查，推論現代韓漢音來自650-810年之間的長安音。⁵總的來說，學界基本同意中古韓漢音的母胎方言為七、八世紀的長安音。

3. 中古韓漢音的特徵

中古韓漢音由7世紀到16世紀有漫長的歷史。之前的古代韓漢音裡還沒有完全確立音位地位的送氣音、輔音韻尾、聲調等特點在這段時期才出現。結果中古韓漢音的音系與中古漢語音系相當接近。例如，根據張南基(Chang 1982: 71)中古漢語與中古韓漢音之間齒齶爆發送氣音的對應率已經達到 84.5%。但是軟顎爆發送氣音在韓漢音幾乎沒有出現。他調查的晚期中古韓漢音和中古漢語之間送氣音對應比率如下。

(7)	中古漢語聲母	韓漢音對應比率(%)
唇爆發音	P	41
	p ^h	60
	b	45.5
	t	12
齒齶爆發音	t ^h	84.5
	d	16
齒齶爆擦音	ts	18.6
	ts ^h	80.5
	dz	20
軟顎爆發音	k	0
	k ^h	0
	g	0

5. 更具體的資訊請參看錢有用(Qian 2018: 14)。另外，姜信沆(2017: 366)認為三到六世紀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譯佛經傳入古代韓國，因此韓漢音的來源是這段時期的洛陽音。他還認為當時形成的韓漢音一直流傳到現在。

另外，中古韓漢音平聲和入聲與中古漢語平聲和入聲對應比率達到99%左右。鄭仁甲(1998)比較崔世珍編撰的《訓蒙字會》(1527)收錄的3350字的韓漢音聲調和《切韻》(601)的聲調後，指出中古韓漢音聲調和中古漢語聲調一致率平均達到77.55%。入聲最高而去聲最低。他調查的結果如下。

(8) 《切韻》(601)與《訓蒙字會》(1527)之間聲調對應比率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平均(%)
98.87	81.36	13.43	99.67	77.55

除了這些韓、漢語共有的特點之外，漢語音韻學者特別注意到現代漢語已經消失的中古漢語的有些特點韓漢音還在保留，如中古韓漢音還保留著中古漢語「等」和「重紐」的痕跡。因為「等」和「重紐」的區分現在很多漢語方言裡不易見到，韓漢音的這些特徵值得關注。

3.1 部分區分「等」

高本漢(Karlgren 1954:237)注意到韓漢音、日漢音和越漢音三、四等字缺少a母音字。他(1954:242)還注意到中古韓漢音明顯保留了《廣韻》蟹攝(高氏的表E)一、二等重韻的區分。例如「害」和「海」在現代漢語[xai]和現代韓語[he]中，母音差異已經消失，但中古韓語中母音有長短的差異。「害」為長母音hai，而「海」為短母音hǎi。橋本萬太郎(Hashimoto 1977:109)指出這些漢字的韓漢音在高本漢構擬中古音時恐怕起了最重要的作用。⁶高本漢注意到韓漢音牙音聲母四等字都有-i介音，而三等字經常沒有。他認為前顎介音成分在四等裡最強。下列例子是從高本漢(Karlgren 1954:248)的例子中挑選的(將原文的u改為w，將e改為央母音。)

- (9) a. 三等字：件 kən 建 kən 權 kwən 元 wən 儉 kəm 嚴 əm
 b. 四等字：堅 kiən 牽 kiən 燕 iən 淵 iən 兼 kiəm 謙 kiəm

6. 但河野六郎(1968)主張中古韓漢音的這些區別並不反映漢語中古音「等」的區分，而是反映韓漢音的不同時點，認為*ai*比*ai*早。

因此高本漢(Karlgren 1954: 247-248)根據韓漢音見系聲母三、四等字的讀音，推論中古四等字有相對長母音性的-i介音，而三等字有相對短輔音性的-i介音。-i應該等於或接近-j。但高本漢不用三等-j介音的原因可能是他將三等介音前的聲母構擬為-j化聲母，例如k聲母在三等介音前變kj-。⁷高本漢(Karlgren 1954: 250)還注意到等和主要母音的關係。現代學者一般用-j來構擬四等字的介音，而用-i來構擬三等字的介音。蒲立本(Pulleyblank 1984: 78)明確指出，三等字有-i，而部分二等和四等字有-j。另外，林燾、耿振生(2004: 193)指出從反切上字的分類看，一、二、四等為一類，三等為一類，按照「介音和諧說」的解釋，四等字的介音應該和一、二等相近，不應該有跟三等字相同的-i介音。

申祐先(2017: 302)指出，宋代以後韓漢音同攝的三、四等已經完全合流，一、二等也基本合流為一類。雖然如此，韓漢音還保留著一些區分中古等的痕跡。根據蒲立本(Pulleyblank 1984: 102)，韓漢音的一、二等和三、四等的區分在山攝、咸攝、蟹攝特別明顯。在梗、遇、果、宕、臻、曾等攝裡也可以看到部分區分等。下列例子部分引自蒲立本(Pulleyblank 1984: 101-102)（將ö改為ə，y改為j）：

(10)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山攝	幹 kan	奸 kan	建 kən	遣 kjən
咸攝	甘 kam	監 kam	檢 kəm	兼 kjəm
蟹攝	蓋 kae	街 kae	憇 ke	雞 kje

金南芝(2017: 229)調查了崔世珍所編《訓蒙字會》(1527)，確認一、二等和三、四等在山攝、咸攝、蟹攝完全區分，在假、宕、遇、流、通、梗攝部分區分，在果、效、曾、深攝不分。她的調查結果與蒲立本有所不同。這些偏差可能由於參考的韓漢音資料不同或者調查的標準不同。譬如，蒲立本只靠主要母音來判定是否區分等，而金南芝是靠介音或主要母音來判定是否區分等。朴慶松(1999: 80)根據《訓蒙字會》和柳希春所編的《新增類合》(1576)提出了更簡要的結論，譬如《切韻》音系的一、二等對應於韓語的陽性母音，三等對應於陰性母音，四等對應於中性母音。韓語a、ʌ、o屬於陽性母音，ə、i、u屬於陰性母音，i屬於中性母音。

7. 請參看林燾、耿振生(2004: 183)。

3.2 部分區分「重紐」

韓漢音的另一個價值是保留了一些重紐的痕跡。高本漢沒有重視重紐的存在，沒有區別重紐三、四等。所謂重紐是有唇牙喉音聲母的支脂真諄祭仙宵清侵鹽十個韻的有些三等字排列在韻圖的四等字位置。此類三等字的語音區別在現代漢語和大部分漢語方言裡已經基本消失。⁸但韓漢音，尤其中古韓漢音，保留比較明顯。下列例子引自竺家寧(1992:273)：

(11)	三等	四等
支韻	寄 kii	企 ki
	詭 kwe	窺 kju
脂韻	器 kii	棄 ki
	柜 kwe	葵 kju
真韻	巾 kin	緊 kin
	窘 kun	均 kjun
仙韻	愆 kən	遣 kjən
	捲 kwən	絹 kjən

本文為了統一音標，將竺氏的介音*i*、*u*、*ü*改為*j*、*i*、*w*。從韓漢音可知重紐三等是洪音，重紐四等是細音。韓漢音還部分保留重紐的痕跡是非常有意義的。

根據金南芝(2017:230)的研究，在《訓蒙字會》中重紐在止攝、咸攝、山攝較明顯，但在深攝、臻攝、效攝、蟹攝沒有區別。重紐A（四等）有*-i/j-*介音，重紐B（三等）有*i*或*ə*介音。下例引自金南芝(2017:202-207)：

(12)	重紐三等	重紐四等
止攝	其起箕旗機 kii 意醫 ii 姬 hii	岐 ki 伊 i 臂脾 pi 弭彌 mi
咸攝	檢 kəm 闡淹 əm 欠欸 him	巖 jəm
山攝	審 kən 傑 kəl	滅 mjəl 騙 p ^h jən

8. 據一些研究，如沈小喜(1999:87)《中古漢語重紐研究》，少數現代漢語方言保留了重紐。例如，汕頭方言和福州方言重紐見母A類有*-i-*介音，B類沒有*-i-*介音。

申雅莎(2006:193)指出，重紐在外轉祭、仙、鹽韻中按介音的有無來區分：重紐三等為[ə]，重紐四等為[jə]。在內轉支、脂、真韻中按主要母音的不同來區分：重紐三等為[i]或[ə]，重紐四等為[i]。由此可知重紐四等的舌位比重紐三等高一些。她主張韓漢音的重紐反映了慧琳時期或慧琳以後北方音的面貌。⁹

韓漢音的這種區分也許與漢語中古音完全一致。有些學者認為中古漢語的重紐三等有-i介音，四等有-j介音。有些學者認為重紐的差異不在介音而在母音。關於重紐的本質是什麼現在還沒有定論。（請參看竺家寧 1992：273-277；林燾、耿振生2004：194-196）

3.3 舌音入聲有-l尾

中古韓漢音另一個特點是中古舌音入聲韻尾-t變成-l尾。韓漢音完整地保留古漢語的陽聲韻尾-m、-n、-ŋ和入聲韻尾-p和-k。但古漢語舌音韻尾-t都變成-l韻尾。近幾十年在韓漢音研究領域最有爭議的問題是入聲-t尾變-l尾的成因。高本漢(Karlgren 1954:236)主張唐末有些北方方音的韻尾弱化(kat>kad>kaδ)影響到韓漢音(kar>kal)的-l尾。馬丁(Martin 1997)和李基文(1998)也支持唐五代西北方音或北魏語的影響說。對此，嚴翼相(Eom 2002)曾指出兩個問題：

- (13) a. 為何-p和-k尾沒弱化，而只有-t弱化？
 b. 為何八世紀以前的古代韓漢音和韓語資料已經顯示-t尾弱化或已經變-l尾？

嚴翼相給出了古代韓漢音八世紀以前已經弱化的證據。他還指出高句麗地名詞尾「忽(kol)」和新羅地名詞尾「火(pul)」或「伐(pəl)」都有-l尾，此外，六七世紀開始出現的鄉歌裡賓格「乙」的擬音為il。因此外部影響說比較難接受。但是他還要解釋為什麼有-t尾的韓語固有詞沒經過這種變化。現代韓語固有詞既有-p和-k尾詞，也有-t尾詞。一般老百姓怎麼知道哪些是固有詞，哪些是漢字詞？

申祐先(2016)注意到，古韓語輔音韻尾是外破(+released)的，而漢語和現代韓語輔音韻尾是內破(-released)的。外破是指除阻音放開口腔封閉後，將韻尾輔音的氣流排出口腔外，而內破相反。她認為古韓語

9. 至於重韻，她認為只有蟹攝的一、二等重韻有對立，其他通、梗、山、咸四攝沒有對立。關於重紐三四等字在韓漢音中的具體表現，請參看聶鴻音(1984)。

-p、-t、-k的外破音與古漢語-p、-t、-k的內破音聲學上很不一樣。因此她主張古韓語用-l尾代替古漢語-t尾。她的說法還是需要回答為什麼-p和-k尾沒有經過這種代替變化。申祐先的解釋是，韓語音系缺少可以代替內破韻尾-p和-k的音位。那麼雖然-l的外破力比-t弱，當時起碼有六個輔音韻尾，何必要替換一個韻尾？因此她解釋的說服力不算很強。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嚴翼相(Eom 2019)再次提出新的看法，主張早期古代韓語開音節說。早期古代韓語時期，就是西元前後的幾百年，當時韓語沒有輔音韻尾。嚴翼相認為，韓漢音形成時期韓語的輔音韻尾還未完全發達，雖然已有-p、-k、-l、-m、-n、-ŋ尾，但還沒有-t尾。結果漢語的-t尾只能用跟它調音部位一樣的-l尾來代替。他的說法意味著如下三項：

- (14) a. 韓語的輔音韻尾是古代韓語晚期慢慢出現的。
- b. 形成韓漢音的時候韓語的-t尾還沒有完全形成。
- c. 韓語固有詞裡的-t尾是八世紀以後才出現的。

嚴翼相的解釋可以很好地解決過去很長時間難以解釋的一些問題。

李丞宰(2013:153–154; 2016:274; 2017:367)主張，古代韓語已有-t、-l尾等輔音韻尾。他的主要證據如下：

- (15) a. 百濟漢字音CVC的輔音韻尾對應為日本漢字音CVCV第二個音節的聲母。
- b. 一片咸安木簡上寫著的「本」和「原」字的意思是「小麥mil」。

第一，《日本書記》記載古代百濟人王仁將漢字傳到日本。假如百濟音沒有輔音韻尾，日本漢字音不可能用第二個音節的聲母來表達韻尾。據沼本克明(1986:89)，推古時期（592–628年）以前大部分的漢字書寫活動很可能依靠來自百濟的歸化人和其後裔。他(1986:92–93)指出，日吳音的來源是否為中國吳方言或百濟音尚有爭論，但他認為《日本書記》的漢字音是直接接受的唐代音。遠藤光曉(Endo 2015:218)也贊同古代韓語和古代日語的接觸在形成日吳音前的推古時期已經發生，但他明確主張日吳音和日漢音的形成多靠中日的直接接觸和交流。日漢音是日本人通過與唐人直接交流形成的，這毫無疑問，但對於日吳音的來源還有爭論。雖然滿田新造、李丞宰等學者認為百濟人傳來了日本吳音，但河野六郎(1968)、沼本克明(1986)、遠藤光曉(Endo

2015)等學者認為吳音也是日本和唐朝直接交流的結果，與百濟音無關。因此百濟漢字音是否是日吳音的來源現在很難斷定。尤其是目前無法詳細知道王仁是什麼人物，說什麼語言。第二，李丞宰將咸安木簡上的「本」和「原」兩個字構擬為*mit (底下)，然後將它解釋為mil (小麥)，這只是推測而已，值得商榷。更重要的是，現存最早咸安木簡的年代只是六世紀中葉。因此早期木簡只能提示六世紀以後晚期古代韓語的情形，而不反映更早時期古代韓語的特徵。

考慮以上情形，嚴翼相(Eom 2019)主張韓漢音的-l尾形成時，韓語還沒有出現-t尾。¹⁰古代韓語最早沒有輔音韻尾，到了八世紀-m、-l、-n、-p、-k率先形成，接著出現了-ŋ、-t、-ts、-s、-h等其他韻尾是十世紀以後較晚才出現的。因此八世紀左右形成韓漢音的時候，韓語本身缺少-t尾，只能用-l來對應中古漢語入聲舌音-t韻尾。

3.4 小結

中古韓漢音是現代韓漢音的直接來源。現在很多學者認為中古韓漢音和八世紀漢語中古音最接近。它還包含中古漢語等和重紐的部分特徵。韓漢音完整地保留中古陽聲和入聲韻尾。唯一的差別就是漢語舌音韻尾-t在韓漢音中變為邊音-l韻尾。考慮到韓語結構的變化和輔音韻尾的發展過程，它應該不是外部變化而是內部變化。

朝鮮第四代國王世宗和他手下的集賢殿學者1443年創制了所謂「訓民正音」的諺文。訓民正音創制以後，出現了大量用諺文標記字音的資料，其中反映十五六世紀韓漢音的重要資料為崔世珍為兒童識字所編的字書《訓蒙字會》(1527)。《訓蒙字會》所代表的中古韓漢音的音系如下(Kim et al. 2008: 236-237)：

- (16) a. 初聲: k n t r m p s ŋ k^h t^h p^h ts^h z h 0
 b. 中聲: a ja ə jə o jo u ju i i ʌ
 c. 終聲: k n t r m p s ŋ

10. 此篇論文的網站版本2018年初已發表。錢有用(Qian 2018: 207)指出，八世紀留唐新羅僧慧超所撰《往五天竺國傳》中，梵文的-r尾字用中古漢語-t尾來標記，例如ferghana記作「跋賀那」，nagaradhana記作「那揭羅馱娜」。這些例子顯示，八世紀韓漢音已經不讀-t而讀-l。因此他也支持韓漢音形成時韓語本身還沒有出現-t尾。

李敦柱(1990:163)指出，《訓蒙字會》叢山文庫版的聲母具有以下幾項特徵：

- (17) a. 無濁音阻塞音
- b. 無送氣牙音，送氣音系統不完整
- c. 無輕唇音、無舌上音、無正齒音

由此可見中古韓漢音音系比漢語中古音音系簡單。

有了諺文以後出現的諺文標音文獻經常有聲調的標識。譬如在《訓蒙字會》標題字左邊平聲無點，上聲有上下兩點，去聲和入聲有一點。有些文獻入聲字無點。因韓漢音整齊保留入聲韻尾，不管有一點還是無點，區分入聲字和舒聲字是很容易的。據錢有用(Qian 2018:189)的調查，《訓蒙字會》基本上將漢語平聲字標記為無點，將上聲字和去聲字標記為兩點，將入聲字標記為一點。可見，《訓蒙字會》的上聲和去聲已經相混。事實上，目前還不清楚韓語和韓漢音從過去什麼時候開始有聲調。據李基文(1971:95-96)，16世紀已經發生「上去相混」現象，等到17世紀初期，韓語的聲調和聲調標記已經消失。若要瞭解訓民正音以後15、16世紀的韓漢音，可以參考權仁瀚(2009)所編的《中世韓國漢字音訓集成》。該書收錄了15、16世紀所編的十種諺解書和三種字書記載的韓漢音。

4. 近代韓漢音

從中古韓漢音到近代韓漢音最大的變化就是聲調的消失。不知道韓語聲調什麼時候出現，但有了訓民正音以後，有關中古韓語和韓漢音文獻會標記聲調。需要嚴密查看訓民正音以前漢文文獻裡是否有聲調標點。平聲和入聲無點，上聲標兩點，去聲標一點。16世紀初《訓蒙字會》表明中古韓漢音的聲調從去聲開始已經進入消失趨勢。從本文的例(8)表可以看到去聲的對應率只有13%而已。比其他聲調的對應比率低很多。據李基文(1998)，到了16世紀末期，聲調完全消失，17世紀以後文獻裡很難看到聲調標點。嚴翼相(Eom Forthcoming)認為韓語基本上是多音節詞素為主的語言，因此聲調辨別功能不如單音節詞素為主的漢語那麼重要。因此比較容易消失。韓語、日語、阿爾泰語等毗鄰中國北方的語言都不是聲調語言也許與此有關。據姜信沆(1989:44)，

中古韓語半齒音z字母到了16世紀完全消失。因此17世紀以後在近代韓漢音文獻用z字母來標記漢語日母字，應該看成遵循舊例，實際上中古韓漢音原有的音值已經消失。

顎化是從中古韓漢音到近代韓漢音另一個主要變化。韓漢音的顎化早在中古末期開始出現，但大量全面的變化在近代時期才發生，等到20世紀初停滯不前。現在處在不完全完成的階段。以八世紀漢語中古音為標準形成韓漢音以後，漢語近代音和現代音的變化對韓漢音的影響不如以前那麼明顯。雖然兩種語言都經過同樣語音變化，但時點和機制不太一致。譬如，近代時期韓漢兩語的舌尖音聲母都經過顎化(t-> tɕ-)。漢語端組一、四等不變，而知組二、三等才變。但韓漢音端組一等、知組二等不變，而知組三等和端組四等才變。據王力(1987[1985]:321-325)漢語的顎化早在10-13世紀宋朝時已發生。¹¹據嚴翼相(2015:392)、Eom (2003)韓漢音知組三等字15-18世紀才變，端組四等字18-19世紀才變。主要變化集中在18-19世紀發生。漢語的顎化比韓漢音的顎化早至少兩百到五百年。因此嚴翼相主張韓漢音的顎化現象不是外部變化而是內部變化。根據本文例(2)表的資料可以總結韓、漢語言走過的不同顎化路線，如下所示。

(18)

	端組一等	知組二等	知組三等	端組四等
近代漢語	-顎化	+顎化	+顎化	-顎化
變化時期	-	10-14世紀	10-14世紀	-
近代韓漢音	-顎化	-顎化	+顎化	+顎化
變化時期	-	-	18世紀	19世紀

另外，嚴翼相(2015:308)、Eom (1999)曾指出，「糖、茶、婆、皮、便」等字的送氣韓漢音聲母很可能受到近代漢語全濁平聲字變次清的影響。這種分析與他一貫的看法一致，即韓漢音是活語言，從古到今一直與漢語保持接觸。申祐先(2017:306)也主張，近代漢語發生濁音清化時全濁平聲變送氣、仄聲變不送氣的變化發生在近代韓漢音。可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是一般老百姓怎樣區別平聲和仄聲、清音和濁音。

11. 漢語端知二組的分化當然比此更早，守溫三十字母和等韻三十六字母已分開端知兩組。

李准煥(2008)報告，韓漢音中平聲送氣音比率比仄聲送氣音比率高的聲母僅「並」母而已。其他濁音聲母仄聲送氣音比平聲送氣音多。因此他認為這些濁音聲母平聲字的送氣音並不是近代漢語的影響，而是韓語內部變化，是類推的結果。近代漢語陽平變送氣聲母的變化是否直接影響了近代韓漢音，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據李基文(1998:212)，近代韓語韻母系統十八、十九世紀轉變時期發生了單母音化。二合母音*ai*和*ai*變成*ɛ*和*e*。與齒音聲母結合的二合母音也變成單母音。這種變化不但在韓語而且在韓漢音裡幾乎同時發生。例如，「天地」的讀音*ts^hhəntsi*變為*ts^həntsi*，「秋收」的讀音*ts^hju^hju*變為*ts^husu*。

雖然如此，以上三點並不意味著近代漢語對近代韓語沒有任何影響。其實近代韓語接受了不少近代漢語詞彙。李基文(1965; 1991)曾經舉出一些例子。最近蕭悅寧(2014)報告了現代韓語裡大量的近代漢語借詞。他們的例子包括「*satang*砂糖、*baechu*白菜、*sigeumchi*赤根菜、*changja*腸子、*jidan*雞蛋」等等。但這些例子只表示個別字讀音的變化，與漢字讀音的系統性變化沒有直接關係。因此在此不詳述。

那麼近代漢語的語音變化為什麼沒有對韓漢音產生大的影響？八世紀統一新羅時代形成韓漢音以來，韓半島一直維持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高麗、朝鮮時代實施科舉，比較容易限制漢字音變化。朝鮮時代的執政階層和士大夫儘量努力保持唐、宋、明時期公認的標準音，而忽略元、清朝發生的語音變化。因此中古以後韓漢音的語音變化比漢語中古音以後的變化少得多。

5. 現代韓漢音

到了20世紀定型的現代韓漢音與之前的近代韓漢音最大區別在於後低母音[ɹ]的完全消失以及部分二合母音的單母音化。後低母音[ɹ]在現代韓語大部分的方言裡已經消失。但濟州方言還保留痕跡。近代韓語時期此母音已經變成*a*、*i*等其他母音。但近代韓漢音仍然繼續使用此音標音。等到現代韓漢音時候完全停止使用。另外，*ai*、*ei*、*oi*、*wi*等四個二合母音現在已經變成單母音*ɛ*、*e*、*ø*、*y*。尤其是前這兩個中母音現在書寫時有區分，但發音的時候已經不區分。將*ai*讀為*ei*。例如「揭示(게시)」和「開始(개시)」兩個詞的韓文寫法不同，但發音已經相同。

還有一個高母音*i*正處在變成單母音的過程中。有的變*i*，有的變*i*。例如，「希望」的「希」字韓漢音雖然寫法是*hii*，但實際讀為*hi*，「椅子」的「椅」字有將*ii*二合母音一般讀為單母音*i*或者*i*的趨向。這兩種大的變化其實是受到現代韓語裡發生同樣變化影響的結果。有關其他母音的小的變化，請參看姜信沆(1989)。

據金武林、金裕范、崔美賢(Kim et al. 2017:41)，現代韓漢音有如下音位：

- (19) a. 初聲 (15個) : m p p^h n t t^h r s ss tʃ tʃ^h k k^h k^h h
 b. 中聲 (20個) : i e ε i ə a u o ii jə ja ju jo je oε oa o i wə we wi
 c. 終聲 (6個) : p l k m n ŋ

訓民正音創制以來，分析韓語音節結構採用初聲、中聲、終聲三分法。初聲相當於聲母，中聲相當於韻頭和韻腹，終聲相當於韻尾。傳統切分漢語音節的第一步是分成聲母和韻母。可是在第二步韻母可以進一步分成韻頭、韻腹、韻尾。因此漢語的音節結構實際上由四個音段構成。那麼世宗和參與創制諺文工作的學者們為什麼沒有採用二分法或四分法呢？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韓語輔音韻尾在零聲母音節前會連音，變成第二音節的聲母。譬如，天安 tʃ^hən.an的音節邊界不在n後，而在央母音後，正確發音為tʃ^hə.nan。因此用二分法不太方便。第二，韓文詩歌的押韻規律不要求切分韻頭和韻腹。因此不必用四分法。反正如果按照四分法來分析，韓漢音有十五個聲母（相當於初聲）、i j o w四個韻頭、i e ε i ə a u o八個韻腹和六個輔音韻尾（相當於終聲）。韓語的唇緊音pp-、舌緊音tt-聲母在韓漢音中完全不出現。極少數的漢字才有ss-和kk-聲母，例如「雙」和「喫」。送氣牙音k^h-也特別少用，只在「快、筷」等字[k^hoε]才出現。主要母音*i*在CV音節不出現，只在ㅁ「級」[kip]、ㅍ「習」[sip]、ㅎ「吸」[hip]、ㅎ「吃」[hil]、ㅎ「黑」[hik]等少數CVC音節才出現。

音系特徵包括無聲調，無濁音聲母，無唇齒音，部分區別送氣不送氣等等。現代韓漢音的音系與現代韓語音系的主要差別在如下幾點：

- (20) a. 沒有緊音聲母，只有送氣不送氣兩分
 b. 幾乎沒有軟顎送氣爆發音 k^h -聲母字
 c. 有-m、-n、-ŋ、-p、-l、-k韻尾，沒有-t尾。

總而言之，現代韓漢音的音系比現代韓語簡單得多。現代韓漢音的音節結構為(C)(G)V(C)。據金武林、金裕范、崔美賢(Kim et al. 2017)，現代韓漢音裡能出現的音節有521個。

現代韓漢音與中國什麼方言最接近？嚴翼相(2005)利用鄭錦全為測定漢語方言之間類似度開發的軟體CCLang，判定韓漢音和梅縣方言的語音類似度最高，而韓漢音和廣州方言的意思溝通度最高。廈門方言是這兩個條件次高的方言。嚴翼相(2007)還比較了韓國漢字詞名詞和漢語方言詞，發現韓漢詞和長沙方言詞最為類似，和官話方言詞第二類似。因此他主張現代韓漢音和韓漢詞類似度比較的結果與韓漢音(詞)的直接來源無關，只能提供我們語言發展程度方面的資訊。

6. 結語

本文提出韓漢音的歷史可以分古代、中古、近代和現代四個時期。漢字最晚西元前二世紀以前已經傳入古朝鮮。西元後668年，新羅統一三國以後，新羅的語言成為統一新羅語言的基礎。七、八世紀通過新羅和唐朝的大量交流形成了中古韓漢音。因此韓漢音可以分成有幾個層次。以反映中古漢語為中古韓漢音標準，有極少量的比中古漢語早的層次和比中古漢語晚的層次。以八世紀唐朝漢語中古音為基礎的早期統一新羅的漢字音成為了現代韓漢音的母胎音系。因此韓漢音保留等、重紐、入聲韻尾等漢語中古音的一些特徵。通過不斷的規範化工作才形成了中古韓漢音。到了16世紀末中古韓漢音的聲調完全消失，17世紀初開始近代韓漢音時期。在18、19世紀近代韓漢音經歷了與近代漢語不同的顎化過程。到了20世紀為近代韓漢音標音使用的濁齶擦音和後低母音停止使用，而且部分二合母音變成單母音。現代韓漢音中漢語中古音的特色有所弱化，但音系變得更加簡單。韓漢音並不是韓語裡的化石，而是韓語裡的活語言，從古到今一直在變。雖然韓語和漢語屬於不同語系，但由於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的關係，兩種語言過去兩千幾百年間一直不斷接觸。


Funding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NRF- 2022S1A5A2A01047785).


Acknowledgements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錢有用博士、釜山大學中文系申祐先教授等對原稿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見，在此致謝。

References

- Chang, Namgui. 1982. *Phonological variations in 15th century Korea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Chen, Wenbei (陳文備). 2009. The source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Korean language 韓國漢字音的來源討論.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集刊 2009. 80–101.
- Chu, Chia-ning (竺家寧). 1992. *Shengyunxue* 聲韻學. 2nd edn. Taipei: Wu-Nan Book.
- Endo, Mitsuaki (遠藤光曉). 2015.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Peculiarity of Japanese in the manner of accepting Chinese. In Wang, William S-Y. & Sun, Chaofe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5–22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om, Ik-sang. 1991. *A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Chinese and Sino-Paekche Korea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Eom, Ik-sang. 1994. Aspiration and voicing in Old Sino-Korean obstruents. In Kim-Renaud, Young-Key (ed.), *Theoretical issues in Korean linguistics*, 405–417.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for Stanford Linguistics Society.
- Eom, Ik-sang. 1999. Different layers of borrowings: Sino-Korean characters with multiple reading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7(2), 27–44.
-  Eom, Ik-sang. 2002. The origin of Sino-Korean coda -l. *Korean Linguistics* 11. 101–117.
- Eom, Ik-sang. 2003. The mechanism of Sino-Korean palatalization. In Lee, Sang-Oak & Kim, Hyung-Soo & Eom, Ik-sang (eds.), *The lexical diffusion of sound change in Korean and Sino-Korea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20), 175–215.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Eom, Ik-sang (嚴翼相). 2005. Phonological affinity between Sino-Korean and Chinese dialects 韓國漢字音和中國方言的語音類似度.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6(3), 483–498.
- Eom, Ik-sang (嚴翼相). 2007. Searching for the closest Chinese dialects to Sino-Korean nouns 한국한자어명사와가장가까운중국방언찾기. *Jungguk Eomunhak Nonjip* 中國語文學論集 중국어문학논집 43. 143–167.

- Eom, Ik-sang (嚴翼相). 2015. *Hanguk hanjaeum Jungguksigeuro dasibogi 한국한자음 중국식으로 다시보기*. Seoul: Han-guk Munhwasa.
- Eom, Ik-sang. 2019. Sino-Korean coda -l and the syllabic structure of Old Sino-Korean. *Lingua* 218. 14–23.
- Eom, Iksang (嚴翼相). 2022. The time when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transmitted to ancient Korea and the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ld Sino-Korean 漢字傳入古代韓國時期和古代韓漢音特徵. *Nankai Yuyan Xuekan 南開語言學刊* 40(2). 56–66.
- Eom, Ik-sang. Forthcoming. Mutual diffusion of linguistic features in Chinese and Korean. (Manuscript.)
- Hashimoto, Mantaro J. 1977. Current developments in Sino-Korean studi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1). 103–125.
- Ho, Dah-an (何大安). 1987. *Shengyunxue zhong de guannian he fangfa 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 Taipei: Ta-an Chubanshe.
- Itō, Chiyuki (伊藤智ゆき). 2007. *Sino-Korean phonology 朝鮮漢字音研究*. Tokyo: Kyuko Shoin.
- Kang, Shin-hang (姜信沆). 1989. Hanguk hanjaeumui eojewa oneul 한국 한자음의어제와오늘. *Gugeo Saenghwal 國語生活 국어생활* 17. 30–50.
- Kang, Shin-hang (姜信沆). 2017. *Han Han eumunsa yeon-gu (jeungbo boyu pyeo) 韓漢音韻史研究 (增補補遺篇) 한한음운사연구 (증보보유편)*. Revised edn. Seoul: Worin.
- Karlgren, Bernhard. 1926.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Oslo: H. Aschehoug & co.
- Karlgren, Bernhard.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6. 211–367.
- Kim, Jonghoon & Park, Yeongseob & Park, Donggyu & Kim, Taegon & Kim, Jonghag. 2008. *Hangugeoui yeoksa 한국어의역사*. Revised edn. Seoul: Chimmundang.
- Kim, Moorim (金武林). 2022. *Gugeo hanjaeumui yeoksa 국어한자음의역사*. Seoul: Taehaksa.
- Kim, Moorim & Kim, Yupum & Choi, Mihyun. 2017. *Hyeondae gugeo hanjaeum 현대국어한자음*. Seoul: Hanguk Munhwasa.
- Kim, Namji (金南芝). 2017. *Hunmongjahoe hanjaeume banyeongdoen deunggwa jungnyu yeongu 「訓蒙字會」 한자음에반영된 등과重紐연구*. Seoul: Hanyang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Kōno, Rokurō (河野六郎). 1968. *Chōsen kanjion no kenkyū 朝鮮漢字音の研究*. Tokyo: Tenrijihosha.
- Kwon, In-han (權仁瀚). 2009. *Jungse Hanguk hanja eumhun jipseong 中世韓國漢字音訓集成 (改訂版)*. Revised edn. Seoul: JNC Publishing Company.
- Lee, Don-ju (李敦柱). 1990. *A study on the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of Hunmong-Jahoe: An approach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with Chinese pronunciations 訓蒙字會漢字音研究*. Seoul: Hongmunkak.
- Lee, Ki-moon (李基文). 1965. Geundae junggugeo chayongeo daehayeo 近世中國語借用語에對하여. *The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亞細亞研究 아세아연구* 8(2). 193–204.

- Lee, Ki-moon (李基文). 1971. *Hunmongjahoe yeongu* 訓蒙字會研究.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Lee, Ki-moon (李基文). 1991. *Gugeo eohwisa yeongu* 國語語彙史研究. Seoul: Tong-A Press.
- Lee, Ki-moon (李基文). 1998. *Gugeosa gaeseol* 國語史概說 (新訂版). Revised edn. Seoul: Thaeaksa.
- Lee, SeungJae (李丞宰). 2013. *Hanjaeumeulo Baekjeeo jaeum chegye* 漢字音으로본百濟語子音體系. Seoul: Thaeaksa.
- Lee, SeungJae (李丞宰). 2016. *Hanjaeumeuro bon Goguryeoeo eumunchegye* 漢字音으로본고구려어음운체계. Seoul: Iljogak.
- Lee, SeungJae (李丞宰). 2017. *The Old Korean language inscribed on wooden tablets* 木簡에 기록된 古代韓國語. Seoul: Iljogak.
- Li, Wuwei (李無未). 2004. Japanese scholars' study on Chinese character sounds in Korean 日本學者對朝鮮漢字音的研究.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2004(3). 55–66.
- Lin, Tao (林燾) & Geng, Zhensheng (耿振生). 2004. *Yinyunxue gaiyao* 音韻學概要.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Martin, Samuel E. 1997. How did Korean get -l for Middle Chinese words ending in -t?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6(3). 263–271.
- Nie, Hongyin (聶鴻音). 1984. *Qieyun chongniu sansideng zi de chaoxian duyin* 《切韻》重紐三四等字的朝鮮讀音.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1984(3). 61–66.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umoto, Katsuaki (沼本克明). 1986. *Nihon kanjian no rekishi* 日本漢字音の歴史. Tokyo: Tokyodo.
- Pak, Byeongchae (朴炳采). 1971. *Godae gugeoui yeongu: Eumun pyeon* 古代國語의 研究: 音韻篇. Seoul: Korea University Press.
- Park, Kyeng-song (朴慶松). 1999. Hanyu de yuanyin he xielü yu Qieyun yinxi sigē “deng” de zhuanhua guilü 韓語的元音和諧律與《切韻》音系四個「等」的轉化規律.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1999(1). 76–82.
- Pulleyblank, Edwin. 1984. *Middle Chinese: 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Qian, Youyong (錢有用). 2015.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Sino-Korea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 Qian, Youyong. 2018. *A study of Sino-Korean phonology: Its origin, adaptation and layers*. New York: Routledge.
- Roh, Hye-jeong (盧慧靜). 2014. *Language contact and historical strata: the case of Sino-Korean* 語言接觸與語言層次研究—以韓國漢字音為例.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Seow, Yeoning (蕭悅寧). 2014. *A study of Early Mandarin loanwords in Korean* 韓國語近代漢音系借用語研究. Seoul: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Shim, So Hee (沈小喜). 1999. A study of chongniu in Ancient Chinese 中古漢語重紐研究. In Editorial Committee of *Essays on linguistic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KU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 (ed.), *Essays on linguistics* 語言學論叢, vol. 22, 69–93.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Shin, Woosun (申祐先). 2015. *A study on the diachronic strata of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韓國漢字音歷史層次研究.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Shin, Woosun (申祐先). 2016. On the Sino-Korean coda /-l/ 論韓國漢字音ㄹ/-l/韻尾.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17(2). 235–263.
- Shin, Woosun (申祐先). 2017. *Diachronic strata of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韓國漢字音歷史層次探析. Taipei: Yuanhua Wenchuang.
- Synn, Asa (申雅莎). 2006. *Hanhanyin yanjiu* 韓漢音研究.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Tung, T'ung-ho (董同龢). 1968. *Hanyu yinyunxue* 漢語音韻學. Taipei: Kwangwen Book Company.
- Wang, Li (王力). 1987[1985]. *Hanyu yuyinshi* 漢語語音史 (Wang Li Wenji 10 王力文集 第10卷).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Yi, Jun-hwan (李准煥). 2008. A review of whether aspiration in Sino-Korean was related to Zhuóyīnqīnghuà (濁音清化) in Chinese or not,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classified types on aspiration 漢字音有氣音化的濁音清化와의 관련성再考와類型別分類. *Journal of Korean Linguistics* 國語學 53. 3–33.
- Yu, Changgyun (俞昌均). 1991. *Samguk sidae ui hanjaeum* 삼국시대의漢字音. Seoul: Mineumsa.
- Zhang, Weijia (張維佳). 2008. A trial analysis of historical levels of Chinese character words in Korean 朝鮮漢字音的層次和來歷.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2008(5). 3–16.
- Zheng, Renjia (鄭仁甲). 1998. Chaoxianyu hanzici yinxikao 朝鮮語漢字詞音系考. *Yuyan Yanjiu (Supplement)* 語言研究 (增刊) 475–486.
- Zhengzhang, Shangfang (鄭張尚芳). 2003. *Old Chinese phonology* 上古音系.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A periodization of Sino-Korean and phonological changes from Middle to Modern Sino-Korean

Abstract

The main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wofold. The first is to present the grounds for periodization, layers, and the origin of Sino-Korean, Korean reading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second is to discuss major changes in the phonological systems from Middle Sino-Korean to Modern Sino-Korean. This article claims that aspirated consonants, consonantal codas, and tones became phonemic in Middle Sino-Korean, which is claimed to be the closest to seventh to eighth century Middle Chinese. Middle Sino-Korean is notable because it preserved the distinctions of the Middle Chinese four divisions, *děng*, and doublets, *chóngniǔ*, unlike many Chinese dialects. Middle Sino-Korean tones were lost by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ich was followed by pre modern Sino-Korean. Alveolar palatalization took place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t underwent different paths from the alveolar palatalization in Old Mandarin. Beginning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Sino-Korean faced the loss of a low

back vowel [ʌ]. At the same time, monophthongization occurred in four diphthongs, [ai], [ei], [oi], and [wi].

Keywords: periodization, layers, origin of Sino-Korean, Middle Sino-Korean, Pre-modern Sino-Korean, Modern Sino-Korean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Ik-sang Eom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nyang University
222 Wangsimni-ro
Seongdong-gu, Seoul 04763
Korea
eom@hanyang.ac.kr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18 February 2022

Date accepted: 20 October 2022

Published online: 2 July 2024